

学文化补充读物

继母

赵德成 著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小册子叙述繼母李大娘思想轉变的故事。在舊社会脾氣很坏，虐待孩子，赶走先头留下的孩子李华。解放后，經過党的教育，提高了觉悟，認識到从前虐待李华不对，非常想念李华，疼愛孩子們。一天，为搶救馬蹄下的孩子，自己受了伤。在医院会見了李华，又高兴又羞愧，李华見凶暴的繼母在新社会的轉变，非常高兴！

这故事反映了新社会人們思想的轉变，凶暴的人变成了舍己为人的人，这只有在新中国、偉大的党的教育下才能出現！
本書文字通俗，故事生动有趣，可供掃盲毕业學員閱讀。

繼 母

赵德成著 汉华插图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沈阳路二段宮前里2号）

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文出字第1号

旅大日报印刷厂印刷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 $\frac{1}{64}$ • $\frac{1}{2}$ 印張•7,000字•印数：1—100,000•1958年10月第1版

1958年10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：T7090·138 定 价(1)0.05元

目 录

- 赶走李华..... (2)
- 她入社了..... (8)
- 是不是李华回来了..... (11)
- 这孩子多象李华呀..... (17)
- 馬蹄下救小孩..... (22)
- 团圓..... (26)

李大娘的儿子李华，走出去已经十五年了，音信没有。为了这个，可把她熬愁坏了，有时候，关上門，一个人坐在屋里，一天哪也不去，晚上也不点灯，也不说话，默默地掉眼泪。特别是一到年啦，节啦，秋后社里丰收时候，她看见家家户户，都喜洋洋地蒸饽饽 (bōbō)、做豆腐孩子们穿上了花花绿绿的新衣裳，咚咚地 (dōngdōng de) 放“炮声”，高兴地笑着，玩着。她就更加想念起那走失的儿子来了。她后悔死了，她怪自己，过

去为啥 (shá) 那样虐待李华，把他赶走了呢！

赶走李华

李华小的时候，死了妈妈。九岁那年，爸爸又娶了李大娘。李大娘那年已经三十多岁了，是个雇农 (gùnóng) 家的女儿，因为穷，没有陪嫁，有钱人家不要，她也不嫁；穷人家，自己还顾不了自己肚子，谁还敢想娶妻生子呢！就这样，李大娘一直到三十多岁才出门子。听说给人家添房，先头还留个孩子，她不大愿意，但又想：嫁出去，总算带出个嘴，给娘家少点

累贅 (lèizhul)，也就答应了。她婚結挺簡單，沒有吹鼓手，也沒有轎，肫肢窩夾个包，由人送过来，在灶王爷 (zàowángyé) 前磕个头，就算拜了天地，成了亲。新婚那天，李大娘穿了一件破棉袍，外边罩了件洗得发白的藍大衫，后身左下襟 (xiàjīn)，还用綫縫了一块。这还是她最好的衣裳呢！新房子四下透風，墙上掛滿了白霜。晚上睡覺，碰哪哪冰凉。結婚第二天，丈夫就出去扛活去了，一个月，二个月，也捎不回一个錢，李大娘就飽一頓，餓一頓，滾着菜团，喝水飽过日子。

她年紀不小了，可是脾气坏透

了，看啥都不順眼，見啥都來氣。整天價嘀嗒咕咕，唧唧噥噥，臉色象霜打的一樣，沒有一點笑容。東西兩院的孩子，在她門前吵啦，玩啦，她也象個凶神似的，踢開門，鼻不鼻子，臉不臉的：“去！去！”給趕走了。先頭留下的孩子李華，她一點也沒看上眼，三天兩頭不是打，就是罵。孩子身上這塊傷還沒好呢，那塊新的傷又出來啦。晚上睡覺，連個枕頭都沒有，一條小被，蓋住了腦袋，露出了屁股。有一天夜里，李華凍的睡不着覺，想起了親生媽媽，就抽抽噎噎地(chōuchōu yèyède)哭了，李大娘一聽，翻身坐起來罵道：“小死鬼，半夜三更報

什么丧！”說着抓起笤帚疙瘩 (gādā)，沒头沒臉打了李华一頓。李华躲到門外去了，他穿了一条露棉花的薄棉褲，凍的上牙碰下牙“咯咯” (gēgē) 直响，周身都要哆嗦到一起去了。“媽，冷啊！”他低低喊了一句，沒人搭理他，屋里灯也熄了，他不敢回家，就胡乱地走了。

月亮，惨白白的光照在几座破破烂烂、歪歪斜斜、快要倒了的草房上。村庄，静悄悄的，象死了一样，偶尔，远处傳來陣陣“汪汪”的狗叫声，和枯树“絲絲”声音，在这深更半夜的冬季，顯得 (xiǎngde) 非常凄凉。李华抱紧了身子，边哭哭啼啼，边走



到村外去了。大地，空蕩蕩(kōngdàngdàng)、白茫茫，一堆堆坟墓旁边，一亮一亮的閃着白光。風越刮越大了，天上几顆稀稀落落的星星，眨着眼。月光把李華的影子照長了，一串串眼淚，在他臉上凍成了薄冰……。

李華的父親扛活回來，兒子已經走了半個多月了。老人含着淚，找啊，找啊，前村，後村，禿山，河邊，都找到了，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尸，老人一急，昏過去了。

後來，聽人說：窮人都到關外開荒去了。他一方面，在当地實在活不下去了，一方面，想找找自己的兒子，就帶着李大娘，從山東一直跑到

东北，可是也沒打探到儿子下落，就在山水村落了户。

她入社了

解放后，經過了土改，李大娘家
里分了房子地，参加了互助組，她在
互助組得了利。因此，村里成立农业
社时，她就积极报名参加了，社成
立的第一年，就来了个大丰收。一
袋子一袋子金黄色的粮食，扛进她
家，象小山似的堆在她的院子里。她
快五十岁的人了，头发有的灰白了，
牙齿有的活动了，可是，她哪见过这
么多的粮食呀！她哪有过这么多的粮

食呀！她望着，望着，用手摸着，摸着，象一个年轻的母亲，摸那睡得熟熟的孩子一样。她双手捧着满满一把粮食笑了，笑了。眼睛里，闪着要落的泪花。她几乎要大声喊出来：我有这么多粮食了！我有这么多粮食了！这么多粮食，怎么能吃了啊。她把剩下的粮食，卖给国家了，换来钱，到集上买了一丈青布、八尺黑布，给自己做了两件新衣裳，又给老头买了件老山羊皮袄。回来，她把布放在枕头边，一遍一遍地瞧着。夜里，她望着粮食、布、漂白的屋子，她睡不着，她觉得她从来没这样精神过，觉得自己年轻了。她不由想

起，她出嫁时，連件新衣裳都沒穿……想着，想着，不知什么时候哭了，一直等到觉着臉上涼冰冰的，她才发现枕头上，已經湿了一大片了。

从那以后，她渐渐变了。社里开会，有啥号召，不論刮風下雨，她总是跑在前面。社主任講話，她听的連口大气都不敢出，恐怕漏掉（lòudiào）一个字。社主任号召：用人尿积肥，她不懂这玩艺（wányi）上地，这么好那么好的道理，但是她想：社主任又是党支部書記，他說的話，一定沒錯。有些年輕媳妇，不好意思攢（zǎn），李大娘就給她們做个样子。早晨，社里車来收尿，她就帮助年輕媳妇搬尿桶。

她变了，見人也笑了，漸漸也有喀嘮了，也慢慢關心別人了。張家孩子有病，她起早貪黑去給請醫生，李家媳婦貓月子，沒人侍候，她就給熬粥。李家媳婦覺得自己買了一百多雞蛋，一天吃五、六個，怎麼吃了一個多月還沒完。一天忽然看見李大娘，從自己口袋里掏雞蛋往鍋里下呢，她感動地抱住李大娘哭了。

是不是李華回來了

她也不知道為什麼，想念李華的心，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，只要一看見二十四、五歲的青年人，就不由想

到李华，唉，李华现在也有这么高，这么大了。有时听见，谁唠扯起继母长，继母短，她心里十分难受，可是又舍不得走，总是站下听听。她的脸一阵红，一阵白。有一天，她听人讲，一个继母虐待先头孩子，被判了二年徒刑。她回来后，心象长了草，坐不稳，站不牢的，好象判刑的不是别人，就是她自己。一天晚上，她翻来复去睡不着觉，忽然听见老头在梦中叨念(dāoniàn)：“华儿，你回来啦，爸爸可想坏你了！”她的心，象针扎(zhā)一样的难受，忙用被子蒙住了脑袋，偷偷地哭了一晚上。

她思念李华的心，一天甚一天。

家里包饺子，筷子刚到碗边，她就不由想起李华小时候哪见过这个呀！她想起过去李华连菜团都吃不饱，她哭了，她再也吃不下了。

白天，她在地里拣棉花，每当她看见从城里直通乡间的大道上个人，她总是伸直了腰，站起来，把手遮在眼眉上，探出头去看。“你瞅瞅(chǒuchǒu)是不是李华回来了？”她问身边和她一起干活的姑娘。她跑到地头，一直等到那个人走近了，一看不象，才回到地里。她失望了，低着头，眼泪象露水珠似的，滴落在她身旁的草叶上。她也明知道，道路上来往的行人，不会有她的李华，就是碰

見，也不一定認識。可是，道上一來個人，她还是慌着跑到地頭去看看。

她日日夜夜，盼望李華能平安回來。她想：只要李華能回來，自己多少可以減輕些良心責備(zébei)，以後給大家多做些事，來補補自己過去的罪過吧！可是李華一走十多年了，音信沒有，說不定不在人世了。想到這，打了個冷戰，連忙自言自語說：“不會的，不會的，這太可怕了！”雖然，她嘴說不會，可是自從有了這個思想以後，她更不安心了，飯也吃不下去，人也瘦了，她病了。黨支書來看她，安慰她，鄉衛生所大夫頂着大雨